

Liu Huo
Luo Yixiang

罗毅祥 著

这是一个只有黑夜没有光明的地方
唯一的光亮是每天从苍茫的大地上睁开无数只眼睛
从如眼睛般的裂缝里升上天空的盈盈的火苗
那是流火

Liu Huo
Luo Yixiang

罗毅祥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火 / 罗毅祥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108-3020-4

I. ①流… II. ①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23912号

流火

作 者	罗毅祥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华忠兴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8.5
字 数	266千字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3020-4
定 价	26.00元

目录

第一章	灿族·流火·····	1
第二章	通灵师·童年的印象·····	7
第三章	见证实力·爱情错位·····	15
第四章	体验·龙炬与水烟·····	22
第五章	家事·无聊的学社·····	28
第六章	追求美丽·考验·····	34
第七章	真心·蓝玫瑰的怒火·····	41
第八章	神秘的火焰·温馨时分·····	48
第九章	学社里的打斗·焰琴之死·····	54
第十章	忏悔·家庭变故·····	61
第十一章	比拼·三餐的纠结·····	69
第十二章	沉闷的课堂·药社·····	76
第十三章	病中的烟红·重续友谊·····	83
第十四章	公主龙淡烟·梦幻幻灭·····	90
第十五章	梦·朋友的心事·····	98
第十六章	观鱼·老头之死·····	105
第十七章	火松赴约·燃儿的爱·····	112
第十八章	变故·陌生的人·····	119
第十九章	烟红的转变·无奈的放弃·····	126
第二十章	殉情·灾难降临·····	134
第二十一章	骨灵鸟的预言·侵略者·····	141
第二十二章	英雄·初显神威·····	149
第二十三章	蝶烙之死·犹豫·····	157
第二十四章	兄弟内战·殉情·····	165
第二十五章	女王现身·流火之源·····	172
第二十六集	初入凡世·奇遇·····	179
第二十七章	儒侠·同享美味·····	186



第二十八章	丐帮闯入·逃离·····	193
第二十九章	海边相处·郎中·····	201
第三十章	童年的回忆·咒雨突降·····	208
第三十一章	遗世珠·真相·····	215
第三十二章	决斗·海边畅想·····	223
第三十三章	所谓正义·小孩·····	230
第三十四章	黑洞契约·木神·····	238
第三十五章	误伤·寻找医皇·····	245
第三十六章	木神·医皇羽裳·····	252
第三十七章	石门内外·下药·····	259
第三十八章	告别·爱的表白·····	267
第三十九章	愿望·群星相助·····	274
第四十章	生死决战·牵手·····	282

第一章 灿族 · 流火

这是一个只有黑夜没有光明的地方，唯一的光亮是每天从苍茫的大地上睁开无数只眼睛，从如眼睛般的裂缝里升上天空的盈盈的火苗，那是流火。

这是一个只有流火的地方，在我们的身体里流动的不是血液，而是流动的火；我们眼中滴落的不是眼泪，而是灵动的火烛。

这里没有水，只有火，翻腾的火，滚动的火，跳跃的火和那一片无边无际的火海，这是流火。

我们喝的是火水，吃的是火水蒸出的饭，火水炒的菜，火水做出的糕点。我们一生都与火相伴，我们的名字都有一个火字，或者与火有关，而我的名字就叫流火。

我们的头发是火一样鲜红，瞳仁像火一样的绚烂。

原以为我会在这里平静地度过一生。直到有一天，我来到了一个叫凡世的地方，在那里，我看见了一种叫作太阳的东西悬挂在天上，时而火红火红，时而耀眼夺目，在它的光芒照耀下，大地感到温暖，万物得以生长，因为它，我也终于也感受到了凡人所说的光明。而之前，我在那个只有流火的世界里安静地生活着……

这是一个心形的大陆，是一个围绕在火海中的大陆，住在这里的人民风淳朴，血统纯净，各居住地以姓氏为单位，组成一个个小小的村落，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大陆的每个角落。

在心形大陆的四周还有若干个岛屿，每个岛屿上又生活着不同的民族，而不管是什么样的民族，他们都有一个王，统治着势力范围内的一切。除此之外四周便是一望无垠的火海和心形大陆上的我们。其他岛屿上的人也都喝火海里的水，但他们体内却没有流火。流火是只有灿族人才有的特殊的東西。

我所在的民族叫作灿族，把它分解开来就是火山的意思。是的，我们这里火山众多，但是却没有凡世叫作地震的东西。因为在我们的思维中，大地是永恒不



变的，我们从出生到死亡，能动的东西有很多，唯一不动的东西，就是我们脚下的这块大陆。

在灿族中，火山的喷发就像凡世的喷泉一样，哗啦啦地便喷出了黑黝黝的洞口，在流火所升腾的空中，闪烁着熠熠生辉的光芒，在我们火一样的瞳孔里交相辉映，久久不能遗忘。很多年以后，当我看到了凡世的烟花，我发现那烟花，像极了我们灿族的流火。每当那燃烧着、呼啸着飞向空中，而后又在天空不断爆炸，同时闪耀着、变幻出各种美丽图形的烟花，出于本能，我爱上了它。虽然它远不及组成我们灿族血统流淌在我体内绚烂的流火，不是因为我的名字叫流火，也不是因为我生在灿族从小在灿族群中长大，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而是组成我们生命物质的这些流火的的确是纯净的东西，不含有任何的杂质。有的只是不断燃烧、不断闪耀着灵动光芒的火。那样美丽，那样地让我怦然心动。我见过太多太多被他人称作美丽的东西，在我看来，没有一样比得上流火。我一点也不觉得它单调乏味，它在我的体内循环，随着每一次的搏动，都让我内心产生对美好事物向往的感情。因此，在我的心底，流火是这个世界上最纯洁的精灵。而此刻它正在我体内静静地流淌。使我的心平静，脉搏温柔地摆动。像时钟一样，永远都是嘀嗒嘀嗒不快不慢地牵引着万事万物走向一个未知的尽头。正因为有了流火，我们的心脏和脉搏永远那么平静，即使到了死的时候，也没有一丝一毫的波澜。

每当我坐在桌前，端着杯子，望着杯中还在翻滚着的火水，我都不忍心将它们喝进自己的身体。这个时候，我的姐姐总会讪笑着对我说，流火，你还真不忍心喝了你自己啊？我会挠着头，傻傻地说，是啊，我为什么要喝自己呢？然后我们全家都会大笑，欢乐的气氛久久荡漾。最后我还是会仰着脖子一口气把它喝掉，因为流火是维持我们生命的基本源泉，就像凡间的水对于凡人一样，没有了水，凡人就无法生存。同样地，没有流火，我们就会死去，整个灿族也会灭亡；岛屿上其他的民族也和我们一样，离了它，都无法活下去。

我们的纪年用创灿纪记录。在我出生的时候已经是创灿纪一九九一年了。在我稍微长大了一些的时候，父母便开始给我讲一些从前的故事。记得父亲曾经告诉过我，很多很多年以前，那时父亲和母亲都还很小，在各自的家里快乐地生活着。族中有一个王，很有野心，一心想要征服和统治心形大陆以外的其他岛屿，但他最终失败了。原因很简单，因为那时灿族的人数并不多，战斗力也不强。到了最后，被其他岛屿上的族人击败不得已又退了回来。不过因为我们王的声望在整个岛屿上依然很高，而灿族内部也比较团结，男人强悍女人贤淑，因此其他岛

屿上的人倒也不敢轻易前来进犯，但平时相互之间很少有往来，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在各自的领域内里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就这样，一代代地繁衍。从那以后，这片岛屿上的人们，就像书中说的那样，生活平静而安详。以至于后来当父亲讲的次数多了，特别是讲到最后，我越来越感到乏味，这也太平淡了吧，一点起伏都没有，渐渐地，我对他们的故事失去了兴趣。

正因为如此，在我的印象中，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战争，也不懂得何为侵略，我想象过但想象不出。假如有一天，真的发生了战争，我们都被打败了，当侵略者冲进家园，手持熠熠生辉的宝剑和尖利的长矛划过我的皮肤或刺进我身体的刹那，当流火如精灵一般从身体里面飞舞出来的瞬间，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是疼痛，还是麻木？我甚至不知道，作为生命之源的流火在离开身体以后，生命的具体形态是不是还会存在，抑或是像尘埃一样地消失？与此同时，有一种叫作灵魂的东西正慢慢地脱离躯壳，而那灵魂却渐渐飞升，越飞越高越飘越远，飞到一个没有黑暗，没有冰冷，也没有争斗如凡人所说的叫作永恒的天堂。那个地方，是不是所有灿族人最终的归属。

但这些始终都是一种无聊之余的一种想象罢了。在我的身边，大多数灿族人是不相信有所谓灵魂的，他们思想单纯，认为躯体存在就是活着，一旦躯体消失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因此都有一种及时行乐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大家都过得很快活，天天都快活，随时都快活。就好比每天清晨一打开家门，抬头就看见面前耸立了一座金山似的，能不快活吗？偶尔，即使邻里间因为一些小事发生摩擦，但很快就化解了，一个说：“停止停止，我已经累了。”另一个说：“打住打住，我肚子饿了，要回去吃饭了。”然后相视一笑，各自散开。过后又都像没事人一样，更不知道记仇。

那时作为小孩的我们更加单纯了，每天除了到沿街不远处的一个叫作学堂的地方上学以外，其余的时间便是与小伙伴们在一起疯玩，玩累了各自回家，吃完饭就上床睡觉，什么都不想。

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没有弟弟和妹妹，而我最小，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他们全部的爱和关怀。我的大姐姐叫流萤，二姐姐叫流烟，三哥哥叫流炎。那时的我虽然还小，懵懂无知，不知道怎么样才算是美丽的，但人们通常对于美的东西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反应。虽然，我形容不出两个姐姐的美，无法具体描述出她们的面貌，但当时，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她们非常的美，是那种无可比拟的美，只是二人各有不同的特质罢了。很多年以后，我脑海里对她们的印象，只



有飞舞的红色的发丝和白色的裙裾，除此之外，什么都记不起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的面容已经变得朦朦胧胧，模糊不清。我无法说出她们的眼睛除了如流火一般绚烂以外又该是怎样的明媚，她们的眉毛在用朱砂笔点缀之后又是怎样地如凡世的上弦月一般扣人心弦。她们的嘴唇即使不用涂抹任何颜料也能让飞舞在天上的骨灵鸟为她深情地鸣唱。那是一种欢乐吗？还是一种永远无法实现的向往？当时的我还不懂得忧伤，无法判断骨灵鸟的鸣唱是不是因为两个姐姐的美。抑或是，抑或不是。也许更多的是带着我的期许和梦幻。很多时候，我发现，当我喜欢某样东西的时候，而和我同龄的其他的小朋友对此却并不感兴趣。

我喜欢流火，喜欢火山，喜欢在灿族上空每天飞舞的骨灵鸟。喜欢岛上的烨树，喜欢火海，喜欢脚下亘古不变的大地，喜欢一切令我的心跳脉搏安静和温柔的东西。虽然所有灿族人的心跳脉搏从出生到死亡都是平静的，但是他们的性格却并不全都是如流火一般的温柔型，也有少数人是急性、暴躁，个别人甚至还天生好战，挑起事端，这样一来，争斗也就在所难免了。

他们喜欢锋利的剑，再在剑柄上刻上各种各样叫不出名字的符号和条纹，然后昂首挺胸，像煞有介事地舞起来。即使杂乱无章，次第纷乱，他们依然能舞得霍霍生风，呼呼作响。剑光辉辉，映着他们如流火一般绚烂的瞳仁，常常引得同样天真无知的我们笑着，跳着，拍手叫好，欢呼雀跃。

他们也喜欢矛。那种长长的、无比尖锐的矛。有的矛因为太重，估计比张飞的丈八点钢矛还重很多，因为那种矛太重了。只能双肩勉强能扛起，双脚还会打战累得气喘吁吁。这时他们会请学社的女同学帮忙系上一根红色的飘带，然后两三个同学一起合力地扛在肩上。绕着操场走上一圈又一圈。其余的人，也会被吸引着跟在后面，一直走一直走，在每天大地的眼睛睁开，升腾起飘舞的流火将黑暗的天空照耀得如同凡世的白昼的时候，他们还会在飘飞的萤火中跑起来，然后唱着不知道哪里学来的怪腔怪调的歌曲，边跑边笑，直到再也跑不动为止，笑到再也笑不动为止。然后把这庞然大物轻轻从肩上放下来，放到路边上，坐下来，彼此对望着，又开始傻傻地笑，好像有什么笑不完的事情一样。我也会加入他们一起跑，一起笑，但是不会和他们一起去扛这根又重又长又锋利的矛。我不喜欢它，也不喜欢剑，尤其是看到它的尖端闪烁着让人不寒而栗的光芒时，就会感到害怕。所以平时我尽可能远远地避开，因为看得久了，我会感到自己平静的心都开始在微微地颤动。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种武器，一种杀人的武器。它能让我们体内如流火一般的血液汨汨流出，我想，一直到死，我也不会喜欢上它。即使最

后当我拿着它在战场上砍杀敌人的时候，也没有表现出对它一丝一毫的青睐。

我的大姐姐流萤比我大十岁，二姐姐流烟比我大五岁。大姐姐流萤在我十岁的时候就出嫁了。我以为凭大姐姐的美丽，她一定可以嫁到王宫，嫁给灿族的小王子龙炬。因为在很早的时候，街坊邻里里都说，只有我的两个姐姐才配得上灿族王的两个王子。他们是看着她们长大的，在他们心里两个姐姐就像是他们自己的孩子一样，甚至比对自己的孩子还要亲。可是出人意料地，我的两个姐姐中：大姐姐嫁给了一个匠师，匠师在我们灿族中是最低等的职业，因为他们只会铸造最低等的器具，连武器都不能制造。并且不需要太多的技能，在当时，制造这种简单的器具只要愿意，谁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并且能独立地制作了。而他们所制造的这种最低等的器具却又是所有灿族人包括心形大陆周围其他民族的人普遍需要的东西。所以从实际的角度来说，匠师这个职业也是最吃香的职业。

我的父亲叫流炯，是灿族中为数不多的雕刻师，虽然数量很少，但却并不是最高尚的职业。在灿族中，最高尚的职业要算是通灵师。通灵师在整个灿族只有五位，除了一位待在王宫里以外，其余的四位分布在火山周围或桦树林中。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只有身在王宫的那个通灵师是灿族人，其他几个通灵师都是野兽，它们的名字叫作通灵兽。通灵兽很温和，没有一丝的戾气，亦如流火一般。它们长得很像凡世的老水牛，唯一的区别是，它们的兽角，如流火一样绚丽的燃烧。人们从它们兽角的燃烧程度去判断灿族的吉凶祸福。如果兽角中出现黑气，便会有灾难来临。但并不是一个通灵兽的兽角出现黑气就预示着浩劫的到来，必须要五个通灵师身上同时显现出黑气的时候，灾难才会真正降临。开始的时候，人们不懂得这个道理，看到其中一头通灵兽的兽角出现了黑气，就吓得惊慌失措，浑身颤抖。于是奔走相告，流言四起，弄得人心惶惶，寝食难安。直到几天过后，通灵兽兽角的黑气消失了，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虚惊一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通灵兽在心情不好时，兽角上也要冒出黑气，就像人们所说的脑袋上冒烟。当一个通灵兽兽角上冒出黑气，其他的几个也像患感冒似的被传染，冒出黑气来。有一次，四头通灵兽的兽角全都冒出了黑气，就差一位在宫里的通灵师了。那位通灵师名字叫作星耿，他黑色的手杖上没有任何的反应。星耿是刚刚继承了通灵师的位置，因为年轻，不会操纵，又没有任何通灵师的经验。只有一次又一次不停地摸索。也不知道试了多少次，通灵的手杖依然没有任何反应。于是他坚定地告诉大家，请放心，不会有浩劫。可是到了晚上，也就是通灵的流火重新归于地下的时候，他的手杖却大放异彩。星耿吓得冷汗直流，抓着手杖的手



在不受控制地颤抖，如流火一般的瞳仁在空旷黑暗的卧室里照亮了一切，他对着镜子中惶恐的自己，内心拼命地挣扎：我到底该不该告诉王？该不该告诉民众啊？经过反复的斗争，最终决定将这件事告诉大家。

消息散布出去，众人都陷入了一片惊慌之中，人人自危，连灿族的王都紧皱着眉头，坐立不安，茶饭不思。后来有一位细心的灿族人发现，通灵兽兽角上的黑气已经尽数消失，于是民众又都欢腾了起来，事实上灾难并没有到来。

星耿这时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将头上的火水擦得干干净净。

不过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这种人心惶惶的状况了。因为再没有两头通灵兽的兽角同时冒出黑气的状况，总的说来，通灵兽还是比较通人性的，它们不想因为自己心情不好角上冒出黑气而把灿族人吓得惶惶不可终日，只是偶尔有一只因为心烦而冒那么一点点出来，其他的几个也不会跟着响应。以后遇到这种情况，灿族人便再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了。

通灵师这个职业很特殊，他关系到整个灿族的安危，因而继承人的挑选异常严格。继承人由前一任通灵师自行挑选，而且必须是灿族人的血统，其他岛屿上的人却不行，因为那些民族的血统和灿族的不同，所以没有资格。更重要的一点是，每个民族为了维护自己的民族性和独立性，除了物物流通之外，平时不进行任何往来，更不允许相互通婚。所以，按照生物遗传学，灿族还是灿族，蓝族还是蓝族，石灰族还是石灰族，翼人族还是翼人族，黑夔族还是黑夔族……

当然，通灵师继承人的选择没有固定标准，一切都是上一任通灵师自行进行甄选，直至最终作出决定。他从不对外公布其选择标准，或许有，或许没有，反正一切都藏在他的脑海中，他去世前几个月，会拿着通灵杖在灿族的各个地方进行考察，男女不限。只有一点，被选中的通灵师终身都不能结婚，陪伴他们的只有那黑漆漆的时而显灵时而不显灵的通灵手杖。

当时的我，曾以为，要成为合格的通灵师继承人必定是资质甚佳的人选，至少在各方面的天赋都异于常人，甚至可以说是个天才。而我，虽然算不上天才，但还是有一些天赋的，这种天赋在许多时候能让我轻松地学会别人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学会的东西，在我心底，自忖也应该算是半个灿族的天才，所以也翘首地期盼那黑漆漆的通灵手杖能敲到自己的头上来。其实我想继承通灵师的想法很单纯，因为我觉得那根手杖拿在手中特别的帅气。再加上通灵师的那身打扮：戴着黑色的高筒帽，系着火红的领结，穿着白色的衬衣，外套一件长及膝盖的黑色燕尾风衣，脚穿一双高高的、黑色的登山靴，左右两边分别缀上四颗银色的、拇指

大小的金属纽扣，在流火的辉映中，还会刺痛人的眼睛。即使如此，人们依然将它奉为偶像，捧为神灵。这是我唯一一件与其他小伙伴们同气连枝的地方，他们也非常渴望成为通灵师的继承人，而答案与我的如出一辙，为了那根黑漆漆的通灵手杖和那身帅气到无以复加的通灵师服饰。

但是这个愿望很快就被打消掉了，不是因为当选通灵师继承人概率渺茫，而是不能接受那条几近荒谬的规定：凡通灵师不能结婚。

当时天真单纯到白痴的我认为，如果我继承了通灵师之位，还是会结婚，因为结婚对我来说是一件大事。我喜欢女孩，渴望获得她们的青睐，更希望最终能得到她们的爱。而被我捧为偶像或者奉为神灵的通灵师之位，也仅仅是拿着手杖穿上衣服，然后站在一个高高的山坡上，昂首挺胸，乜斜着眼，在众多女孩子们的尖叫声和鼓掌声中望向远方。这个无数次幻想中的情节，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这么幼稚，说出来别人都不会相信，但我当时就是这样的想法。这是一种英雄主义情节，攀上权力的最高峰，让众多的人仰视自己，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我这个年纪，正是处于对异性有一种朦胧的好感，憧憬着美丽的爱情，渴望和异性接近的时候，有这种想法，也实属正常。

而真正让我明白一些道理，使我成熟起来，是在凡世经历了无数悲欢，才从心底慢慢领悟，渐渐懂得的。因而也改变了过去对于许多事物的看法，这让我付出了太多的代价。而现在，我对一切，都只是好奇。

第二章 通灵师 · 童年的印象

未来是不可预料的，就像虫洞一样不可捉摸。我曾经设定了一万种问题的答案，也曾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无聊的闲暇里抓阄丢色子盘想着通灵师最后人选将会是谁。我的信仰很坚定，就像我相信脚踩的这块灿族大陆永远都不会动摇一样。事实上除我之外岛上其他的灿族人没有什么信仰，就算是有，也只能是他们自己。因此，我周围大多数的人自恋倾向很严重，没办法，这就是现实。



我的三哥哥流炎被选中了。他成为了通灵师，成了灿族大陆除王以外最尊贵的人，地位仅次于我们的王。这让我始料未及，在这之前，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流炎哥哥会坐上通灵师的位置，也许在我的潜意识里根本就不想让流炎哥哥去当什么通灵师。

记得当时，在得知这个结果以后，全家人都欢欣鼓舞。那时候，我的大姐姐流萤还未出嫁，大家其乐融融，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开心的笑容。唯独我，一点都不开心，虽然我才只有八岁。

家人都诧异地望着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会不高兴。事实上我不仅不高兴，而且还哭了，哭得很凶。我走上前去，拉着流炎哥哥的衣角，抽抽噎噎地央求他不要去当什么通灵师，不要去做这个在别人看来那么风光无限的职业，每当这个时候，流炎哥哥就会转过头来，温和地看着我，微笑地问道：“为什么？我的小傻瓜。”而此时，我的脸憋得通红，嘴巴张开，结结巴巴，却又说不出任何的道理。在流炎哥哥看来，这不过是小孩子的任性罢了，于是便不再理会我，而是转回头去和大人们继续商量正事。家里的人也都以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或者皱一下眉头，或摇摇头，然后，就都不管我了。在他们眼中，我的举止行为平时就和其他小朋友们不一样，所以总是听见他们说：“不晓得他的心里头想些啥子？小小年纪。”鉴于此，对于我有这样的言行也就不足为奇了。而我却是，越焦急越说不出话来，只是紧紧地紧紧地拽着流炎哥哥，生怕一不小心，他就会从我的面前消失掉。就这样拽着拽着，直到拽得筋疲力尽，便趴在他的膝头上睡着了。其实，通常小孩子们的预感都是很灵验的，但大人们多半不会相信。他们总是根据自己所谓的经验来判断事物的好坏，或者受周围大多人的影响。虽然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够解释得清楚这种现象。后来我曾想：如果当时大人们对我的这种预感有足够的重视，那么，结局会不会不一样？或者说，至少我的流炎哥哥还活着？可惜这一切，都只是假设而已。

我不想让流炎哥哥去当通灵师不仅仅是因为那个灭掉人正常欲望只有宫廷里面的太监才能够遵守的破规定以外。还有一种直觉，那就是：他并不会因此而得到快乐，并且终有一天他会出事。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我这种预感的正确性。流炎哥哥最后自杀了。

当我得知这个噩耗的时候，并没有太大的惊讶，也没有感到过多的悲哀。那时的我，无论欢喜或者痛哭都不会持续太久，因为我还太小，不能像大人们一样，真正体会到那种生离死别的痛苦。只是偶尔地想起我的流炎哥哥，回想起他在生

前日日陪伴我玩耍时的情景，心里会有一种莫名的酸楚。他对我十分有耐心，常常陪我玩弹子球，而且每次都会让我赢。等到我玩腻了的时候，就站起来把我扛在他的肩膀上，故意从我的那些小伙伴面前走过，好让我风光风光，我坐在他的肩上十分得意，一只手抓牢他，另一只手不停地挥舞着，咯咯咯地笑个不停……而现在，再也没有人陪我玩了，我感到倍加的孤独，家里其他人都没有注意到我。

流炎哥哥的自杀在族人当中并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因为恰在此时，灿族，乃自整个流火半岛都陷入了一场巨大的浩劫之中，经历了那场劫难以后，过去许多曾在我脑子里坚定不移的信仰也随之崩塌了。我记得流炎哥哥曾对我说过：“流火，流火，你要做回你自己，不受任何人的摆布，像一团真正的流火一样，自由自在、纯净、透明，且不含任何杂质。即使流动、飞舞，也要有自己的目标。这样，你终究会舞出一段精彩来，而你的人生也才不会有任何的遗憾。”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了流炎哥哥那些话里面的真正含义。流火哥哥的心里其实很苦，终其一生，都被别人操纵和摆布，没有一点自由。当然，那个时候，我还体会不到这些。我只是在想：我会像流炎哥哥所希望的那样成为真正的流火吗？与别人不一样，舞出自己的风采。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流火？怎么样的人生才算是精彩的？难道现在的我不是流火吗？种种的问题纠结着我，没有人给出答案。自从流炎哥哥走了以后，我看起来还是那个懵懂无知的小孩，有时还很调皮、贪玩。并且喜欢跑去逗一些女孩子，以至于后来她们看见我，就远远地躲开。偶尔，当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还是会想起流炎哥哥，但很快地，就又把他也忘记了。只是性格上有了不少的改变，变得比以前更加沉默、安静，也没有那么任性了。为此，家里人都很高兴，他们认为那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比以前懂事些了的缘故。只有我才知道那是为什么，但我从来不对别人诉说，有想法也会闷在心里。好多次，我独自待在家门外的角落里，抬起头来望向远方，心想，除了我们居住的这片岛屿外，一定还会有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吧？如果有，那么，那个世界究竟是怎样的呢？是精彩纷呈，还是像那些老年人所说的那样可怕？一旦离开了这个岛，我们就无法生存下去？这些，对我都来说是一个个未知的迷。它们对我充满着诱惑，这种诱惑让我产生了极度的渴望，渴望着，有一天能够离开此地，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那里和我们现在居住的岛屿究竟有什么不同？是黑暗，是光明？是战争，还是和平？更重要的是，是不是也有着一种美好而纯净的东西，像流火。虽然它们不能等同，但毕竟也是美好的事物。

我庆幸我有一个身为雕刻师的父亲。他有精湛的手艺，能雕刻出被凡世称之



为艺术品的东西。他的想象力之丰富，令人瞠目结舌。我那时不懂得什么叫作艺术，只觉得有趣，很好玩，他雕刻出来的那些东西看起来栩栩如生，就像是真的一样。偶尔，我会趁父亲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抓起几个跑到外面去，然后躲到墙角边，把它们放到地上，一一地摆开来，目不转睛地慢慢欣赏，越看越觉得它们可爱，这些小玩意儿给我孤寂的童年带来了不少的乐趣，同时也让我幼小的心灵得到了美的启示。自从流炎哥哥走了以后，它们就是我最忠实的玩伴，每次，我都会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它们，不让它们受到一丝一毫的损伤。

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看起来还有点木讷。不过，只要一有空他就钻进自己的工作室（他有一个工作室，是专门用来雕刻和存放那些工艺品的），开始专心专意地雕刻他的那些工艺品。他雕刻出来的东西很多，多到最后连他自己都数不清了。但每当别人向索要时，他却一个都舍不得给，活像个守财奴似的。尽管如此，他还在不停地雕啊雕。他雕的东西有桦树、桦果、桦树的叶子，骨灵鸟，骨灵鸟火红的羽毛、尾巴，大地的眼睛，飘舞的流火，桦树下自由散漫的通灵兽，通灵兽的兽角，通灵兽的尾巴，甚至还有火海中的火人鱼。

火人鱼是流火世界中一种特有的生物。它们半身人形，半身鱼尾，有点像凡世中传说的海里的美人鱼。可是它们一点都不美，不仅不美，甚至看起来还很丑陋。就像直接把凡世的鱼头盖在一个人的头上，它们不会说话，也不会像鸟儿那样发出愉悦的鸣声，只会沉默地在火海里游来游去，从黑暗的地方游向有光亮的地方，又从有光亮的地方游向黑暗的地方，如此往复，有时感到无聊了，便会将丑陋的身体探出火海之上，望一下心形大陆，或者更远的地方，然后，就又潜入到火海里去了。

它们只是这个岛屿里的一种生物，就像天上飞的骨灵鸟，凡世中的游鱼一样，是属于这个岛屿的。

没有人吃它们，也没有人去伤害它们。岛上的人们对它们的存在熟视无睹。难吃是一个方面，丑得不敢吃也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整个流火的世界里人们都只吃植物，这大概就像凡世中有的人只吃素一样吧。它们没有任何的天敌，因此，在这里生活得很是自在。

还有就是在灿族岛屿上空飞翔的骨灵鸟，它们比火人鱼好看得多。而且在灿族人的心目中，骨灵鸟是灿族人吉祥的标志，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但灿族人对这种鸟的喜爱却是发自内心的。我也喜欢骨灵鸟，它们全身羽毛雪白，毫无瑕疵，就像凡世中高山千年不融化的冰雪，那么圣洁、高贵，让人直想顶礼膜拜。它

们的体形和凡世的海鸥差不多大，但海鸥的声音却没有骨灵鸟的鸣叫声好听。骨灵鸟的声音如凡世中清远的笛，只要它们展开歌喉婉转鸣啼的时候，我的思绪便变得空灵而悠远。

它们在飞翔的时候，周身会发出一种淡淡的红色光芒。远远望去，就像是被火焰的红光所笼罩着的圣洁的精灵，美丽如斯，宁静如云。云是我到了凡世以后才知道的东西，而在流火的世界里，却没有云。

每天清晨，骨灵鸟鸣叫着在岛屿上空不知疲倦地飞翔，但它们始终不能飞出心形大陆，更不会沿着无垠的火海向更远的地方飞去。曾经有过一只骨灵鸟，它是我所见过最小的骨灵鸟，也是一只特立独行的骨灵鸟。它不满足于只在心形大陆的上空飞飞翔，也会到其他岛屿上空飞，其他岛屿上虽然没有骨灵鸟，但那里的人们却不会伤害它，反而很羡慕这种只有在心形大才有的飞来飞去的可爱的小鸟。

有一天，它沿着火海边沿，朝更远的地方飞去，之后再也没有飞回来过。人们猜测着，它或许死了，或许飞到了那火海的尽头，看见了火海尽头的彼岸花开。而我却相信，它一定还活着。我希望它有朝一日还能再飞回来，飞到它熟悉的岛屿上空来。我知道这个希望非常的渺茫，渺茫得就像在凡世中喝一口水被呛死的概率一样。而后它终于飞回来了，不过当它飞回来的时候，灿族的浩劫也来了。

骨灵鸟的名字其实来源于凡世。在灿族中，本来是没有骨灵鸟的。凡世的鸟儿死了以后，如果它们的意识还没有消散，虽然肉体消失但骨架还没有被损坏，那么它们的灵魂就会来到流火的世界，在流火的世界里幻化成一只永恒不灭的骨灵鸟，每天吟唱着天籁般的曲调。

我的流炎哥哥离开了我，去了王宫，当上了伟大而受人崇拜的通灵师。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了。也不知道他住在那间宫室里，过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他寂寞吗？开心吗？他会想念这个家，想念爸爸妈妈，姐姐和我吗？我不知道，因为这一切都只能在心里默默地想。他走了以后，家里的人很少提起他，因为作为一个普通的灿族居民来说，是不能随谈起宫室里的人的，否则就是不敬，会遭到处罚。

他看上去很文静，个子比我高很多。当然，这只是和那时的我相比较而言。因为那时候我还只是一个小孩子，姐姐们都比我高，我只和那些十来岁的小伙伴们一般高。在我的意识里，哥哥的形象总是高大勇猛，甚至超过了父亲。这样，只要我高兴，随时都能骑上他的肩头，一下子站得很高看得很远。而且，哥哥们



都应该是正义的，当弟弟在外面遭受到别人欺侮的时候，他会立马挺身而出，用他的坚毅、勇敢和铁一伴的拳头击败对方。他的英雄形象在弟弟心里目中同如战神一样不可替代。可是有一天，如果他像凡世的雪崩一样轻易坍塌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战神，也没有什么偶像，它们如水中花，镜中月一样，一碰就会碎，碎了以后又合拢，然后又被打碎、合拢，直到最后，它们再也无法合拢为止，我们便不再去想它。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孤单的影子，而这个影子，其实就是我们自己。但当时的我，哪里会想到这么多，只是任性地让哥哥陪我玩，让他保护我，叫他帮我打架，去揍那些恃强凌弱的浑小子们。可是流炎哥哥除了陪我玩，从来都不帮我打架。因为他谁都打不过，甚至连姐姐们都打不过。如果我有妹妹的话，我想，他也许连妹妹都打不过吧。正因为这样，我一度曾以为流炎哥哥很软弱。渐渐地，我都有些瞧不起他，甚至不想理他了。我只和姐姐们说话。直到有一天我们遇到了一件事情，从那以后，我才彻底地改变了对流炎哥哥的看法。

那一天，在岛屿上一个偏僻的林子里，我们遇到了一群流氓。事实上，在灿族中，也是有流氓的。他们不抢劫，却一味地凌弱欺小，就跟凡世的那些小霸王一样。

当时我和柳炜还有雪烟在桦树林中玩耍，玩着玩着就被一群流氓给团团围住了。我们被吓傻了，准确地说，是被打傻了。因为他们伸出手，指尖上冒出火焰，打在了我和柳炜的脸上。我们的脸立马高高地肿起来。

这些人竟然是操纵师！

灿族只有操纵师才能操纵流火。而操纵师的概念是，相当于凡世中会武功的人。

很显然地，他们只是最低级的操纵师，如果级别稍微高一点的操纵师哪怕是最普通的一个，无论他们如何小心地操纵流火，拍在两个儿童的脸上，他们脆弱的脸皮会被瞬间就会被揭去，而不仅仅只打肿而已。

虽然我和柳炜挨了打。但他们没有打雪烟。原因是雪烟很美，看起来就像是凡世山水画中的古典美人。我从来没有把雪烟和我两个姐姐的美放在一起进行过比较。在我的意识里，美有不同的类型。但是丑陋却只有一种。我可以花很多时间把不同的美进行分别归类，而不愿意花哪怕是一秒的时间来描述丑陋的事物。

我喜欢雪烟，因为她漂亮。我相信柳炜也一定喜欢雪烟。因此每当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常常讪笑着问他：“你看起来好像很喜欢雪烟哦。啊？”